



#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廣漢張枋撰

大清圖  
書館藏  
齊生集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  
玄來荊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  
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  
晨起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  
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  
饑士大夫邀遊何必故鄉耶稍長躬耕隴畝好爲梁父

諸葛傳

一

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  
公每獨拜牀下而德公亦稱之爲臥龍河南名士黃承  
詡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  
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建安十  
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  
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  
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徐庶見左將軍於新序左將軍器重之庶曰諸葛孔明  
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

時

二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摠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

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它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眾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

諸葛傳

三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亦收眾漢南與曹操其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

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  
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  
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  
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曰  
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  
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

諸葛傳

四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  
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  
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  
將軍并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  
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  
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安孫權來請結  
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  
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旣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  
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

亮關羽等留荆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  
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沂江定白帝江州江陽  
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  
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凡劉  
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  
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尙嚴法正謂  
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  
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當以弘濟劉  
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諸葛傳

五

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  
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  
漢中亮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  
蜀部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  
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  
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  
遷健爲守洪已爲巴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

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  
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  
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  
漢中亮帥羣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間漢帝時孫權  
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  
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  
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  
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  
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

諸葛傳

六

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  
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卽皇帝位  
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  
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  
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  
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  
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  
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

使法孝直在必能諫止不東行也帝不豫三年春召亮  
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帝又爲詔戒敕太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  
崩亮奉遺詔太子卽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武鄉侯又  
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  
者集眾思慮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

諸葛傳

七

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  
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慇懃有忠  
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  
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  
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  
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  
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

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  
卽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  
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  
州於是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  
爲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  
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輦而致  
之旣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是猶土  
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不  
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

諸葛傳

八

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  
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  
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爲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  
雍闓殺太守而降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  
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  
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  
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  
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  
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於

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眾寡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眾南征四郡詔賜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雋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闔餘眾以拒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矣亮笑而縱之使

諸葛傳

九

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新傷破父兄犯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器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用姦人懷自厲強不侵

弱朝會不諱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王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

諸葛傳

十

與能兆民欣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

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  
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罰除患寧亂克  
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眾跨州兼土所務者  
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  
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効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  
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  
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  
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此出便欲率  
將兵馬奮伐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

諸葛傳

十一

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  
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  
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  
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  
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  
若其迷沈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  
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也如詔書律令丞相  
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

事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佃等皆入幕府並進  
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  
其所尙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願諸掾各希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  
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  
庶民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  
計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  
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諸葛傳

十一

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徧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  
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  
事事無小大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

諸葛傳

三

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亮以

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未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

諸葛傳

古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眾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群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相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

達夜及出軍祁山謾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謾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謾下獄戮以謝眾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關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

諸葛傳

五

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郵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眾才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

來若不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  
動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是以  
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  
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  
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倉掾使典軍  
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  
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  
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

諸葛傳

六

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  
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  
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  
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  
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  
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  
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

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矣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諸葛傳

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

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武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

諸葛傳

六

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

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

諸葛傳

五

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真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踰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瑾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制木牛流馬及連弩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

亮魏曹真有疾魏主獻請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眾彊盛宜權留更

諸葛傳

二

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之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報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

筆書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

諸葛傳

三

士益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門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眾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寔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顛死爲之流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

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之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囑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劇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

諸葛傳

三

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在求決耳所問公瑄者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卽費禕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眾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眾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

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于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旆鳴鼓若將北向者懿復引退不敢進儀得結陳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殞喪

諸葛傳

三

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忠武侯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須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卽位才兩赦或言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亮所廢李平當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發憤死廖立

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亮旣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聽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邇遐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徂宗廟此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

諸葛傳

五

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時亮薨二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爲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令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俞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策羽爲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

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  
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  
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  
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  
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  
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

諸葛傳

三

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  
下袁曄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  
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廣  
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  
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  
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  
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頁

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胷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卧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旣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之相交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猜疑之迹何其盛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至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

諸葛傳

三

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卽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聞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旣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河南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旣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

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宜哉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睨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涓濱而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旣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予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

諸葛傳

三

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照數計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章幸雜見於各傳及裴松之所注因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

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  
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子謂侯蓋  
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  
者哉意是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子旣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  
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  
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  
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  
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

諸葛傳

天

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胷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  
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  
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  
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旣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  
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  
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  
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  
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  
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之近効志在土地珍寶而

目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遠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可比其寫申韓等書之事予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規時度勢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以興復漢室爲已任則天下諸侯內懷異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夫誰

諸葛傳

无

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龜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

之於學爲未足者柰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誦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處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固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諸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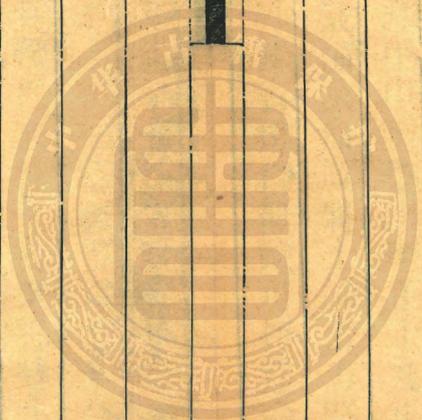
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保越錄序

搗大廈者柱石之功濟巨川者舟楫之力况一城萬眾之命強敵攻圍呼吸之際存亡係焉非良將善守吾未保其往也越城爲浙東心膂臺治所在敵兵踰睦襲婺勢益昌熾虔劉我邊疆竊據我州邑乘勝來攻中外震懼賴上天之庇樞密呂公以忠勇之資兼謀斷之略持重善應備禦有方不動聲色坐退敵兵其扶危濟險保安越民豈但柱石舟楫而已哉國家自多難以來名城大邑相繼淪沒其間忠義殉國豈無其人哉或智有未明勇有未決調度或失其宜攻守或昧其道變生於不測勢迫於不得已者蓋多有之若公之以孤軍守孤城居則屬囊韃出則冒矢石堅忍持久與城俱存斯可謂難矣使國家所用皆如公者敵兵豈足慮哉昔嚴武鎮蜀杜甫爲參謀裴度平淮韓愈爲司馬歌咏紀述傳信古今勉之雖無職於軍旅然萍梗之踪叨居大廈之隅幸涉巨川之險十旬在圍百憂同眾睹公勞績不可勝紀慮日久湮沒無傳遂卽見聞之實稍加詮錄著其始末以示後人亦不忘患難之意云

元至正十九年歲次己未十月鄉貢進士杭州路海甯  
州儒學教授徐勉之序



州儒學教授徐勉之序

元至正十九年歲次己未十月鄉貢進士杭州路海甯

保越錄

元 徐勉 著

至正十八年冬十一月戊戌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副使  
呂公珍來鎮守紹興時院判邁里古思遇變之後越民  
思之如失怙恃公至祭而哭之拜其母于家申嚴號令  
安民和眾百務安堵上下賴焉敵兵自克蘭谿勢益猖  
獗十二月甲申陷婺州至正十九年春正月庚申陷諸  
暨越州嚴備公命厲將士講畫方略以爲備禦乃相與  
視羅城外雖有排柵無險可恃遂命增浚濠河各廣五  
丈深二尺由是排柵阻水爲固而戰船往來俱得便利  
甕城逾河增築月城上起望樓周列廬舍聚木壘石爲  
備立砲架開箭窗豎屏牆後施釣橋傍置兩門以便士  
卒出入月城外復起土壘左右拱翼以爲外護度敵兵  
必至乃督城外居民悉遷城中毀屋宇之近城者清野  
以待之

二月甲子敵兵哨掠村落執鄉民爲導不從者輒殺之  
丁卯敵兵自諸暨分三路一出楓橋古博嶼天章木柵  
至亭山一出缸竈黃澗茅洋漓渚至戴旂山一出街亭

象路日鑄嶺平水至九里

已已敵軍皆集首將胡大海僉院楊璟指揮朱寶同僉  
甯同僉何同僉謝院判等分營札寨置立高鋪連延不  
絕先是長鎗軍暴於諸暨公逐之出境及苗軍與我有  
故怨皆歸敵軍致毒于我苗軍從楊指揮等堆壘於西  
直常禧門長鎗軍從甯同僉準壘於東直稽山門皆爲  
前鋒公命元帥成八爾思不花朱文選守迎恩門萬戶  
朱之傑孟元臣蔣建節沙班馮遇春湯澄顏真全方璽  
佐之元帥顏得興守常禧門萬戶劉得興朱雄馬全陳

二

亮呂振顧興劉得旺林定江朝宗佐之元帥李元信吳  
大有周元守植利門萬戶鄧世全陳裕華珍田英佐之  
將軍秦希仁萬戶丁興祖守稽山門東郭門萬戶王翼  
劉福陳祥謝達楊貴佐之元帥包玉守五瑞門萬戶徐  
鎮黃鐘卞德全葛勝佐之元帥劉瑄守都泗門昌安門  
萬戶費復初鎮撫張貴和佐之各統部下軍校分守地  
方城南鮑郎山則植利門將帥兼守之城北戒珠山則  
元帥禿滿迭兒鎮撫陳濬守之城東吹沙灣則元帥葉  
文舉萬戶潘真金完勝守之城西龐公池則萬戶康伯

顏帖木兒夏實守之命總管焦德昭萬戶吳元亮楊春  
戴德蔡旺各以本部居中軍聽候調遣命總管倪昶千  
戶馬俊張得勝趙義周元唐完各以先鋒居帳前隨行  
接戰令總管岳宗錢保尤全陸源馬飛萬戶楊仕全江  
遇龍何清高成張旺千戶袁種胡廣章茂完哲篤各以  
騎兵出入從衛團結四隅義民守護策應以部長統禦  
長禦長統社長社長統保長保長統甲首設簿尉司以  
總轄之東南隅簿尉入禮班牙王天福副尉項飛尉丞  
王叔仕西南隅簿尉王克名余思齊副尉唐元壽尉丞  
孟壽謙東北隅簿尉殷思善趙衡副尉孟文祖尉丞許  
貴西北隅簿尉劉哲戴正副尉趙禮尉丞許貴陶榮總  
制于上而調度之者行御史臺掾史陳修行樞密院都  
事余堯臣上下協心以爲守備位置既定乃開門延敵  
公謂將校曰敵勢遠來利于速戰而城外多水非用武  
之地汝等誠毋躁進以寡禦眾以逸待勞觀其動而制  
之與之持久此吾志也

庚午遣掾史龔瑾至江浙省議兵食備禦事是日敵軍

攻常禧門我軍步騎戰船並出居民登城守護敵軍縱

橫馳突詬詈肆侮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戰公躍馬向敵軍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捨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攡杖已中其頤遂捨以還敵軍披靡元帥顧德興萬戶丁興祖馳衝之敵軍漸漸引退行臺官屬皆集卧龍山公還入城御史大夫慶童舉酒迎勞以所乘馬贈公

辛未敵軍攻稽山門我軍禦之以砲石火筒擊其前鋒應手而斃二人敵軍阻春波橋我軍據三橋相望詬罵一進一退至晚各解散頭目龐成擒牌手一人御史大

四

夫賞官段一疋公命爲百戶是夜以舟師燒何山大寨分省平章張士信遣元帥張世俊漕杭州米一萬石由官河至紹興後因艱溢世俊乃自浙江出海逕達三江我軍陷諸暨者相繼來歸公連日出城擊敵軍耆老請曰一城之命懸于公願無輕出公曰敵軍初至其勢方銳我不身先士卒以挫其鋒詎肯致力自是公連日出戰皆捷獻馘執俘士氣增倍人人思奮敵軍望見公鎧仗輒引避去

丙子敵軍集鮑郎山運積薪草將填河燒排柵我軍自

城上射之以火箭燒其薪草敵軍計不得施乃退御史大夫以牛酒勞諸軍命拘收官馬以助軍用敵軍苦城外沮洳往來艱阻乃由怪山下填河接路欲取禹廟逕達亭山總管焦德昭萬戶吳元亮以舟師札寨半港廟下斷其往來所塞河道隨復開通公命行樞密院掾史華凱尹性善以鹽易米三萬石以贍軍用軍士連日獲至俘囚公命鞠之其果爲敵軍殺人者方始加戮其餘脇從並釋不問仍給衣食初敵軍乘諸暨之勝不數日悉抵城下我軍數少而敵軍勢甚張城中人人自危公

五

連日擊退之民旣恃以無恐每交戰民在城上觀者雜于卒伍中耳目玩熟皆恬然不復憂畏市井作息無異平日

戊寅公與葉文舉余堯臣陳修劉明劉宣周巖譚震誓于神明約爲兄弟

甲申敵將黃保元帥麻里元帥攻掠錢清掘鮑姑堰六十餘丈總管岳宗從公擊敵軍常禧門外中流矢於口貫項而出遣指揮張憲至江浙省告請軍糧時駟道梗塞憲由三江以海舟渡一夕而至先是海道使客未有

行者至是遂通

辛卯敵軍之勢猖獗人心洶洶鎮撫金三官奴以私受敵軍暗號被罪上下益相疑懼敵軍揚言城中民約我舉火內應是夜二更城東北上民有燃火炬者吏卒奔告言民通敵軍約五更爲變公曰吾不負民民豈有負我者耶總管焦德昭請以二鼓轉四鼓弗擊三鼓及使人察市巷居民皆安寢如常次夜遂不復語由是敵軍間不能入 江浙分省遣元帥賈彪守錢清

壬辰敵共掘吳後壩小楮壩敵眾糧盡乃大索民船四

六

出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所載不盡者悉皆焚之或棄水中深山窮谷無處不到數十里之內蕩然一空山陰人張正蒙字景思貴池縣尹士元之子妻韓氏鄉先生韓性之女也正蒙仕爲湖州德清縣務提領葬母南池廬于墓側敵軍至正蒙取先世神主埋之晝竄山谷間暮歸見神主拋棄廬舍盡毀恐被污辱與妻俱自經死女池奴夜歸哀泣不敢哭解尸于地自投崖下而死次女越奴晝匿山中夜歸守尸尋亦餓死敵軍經歷趙姬者池州人舊知正蒙名訪得其死狀率眾瘞之正蒙

母棺亦被兵發趙復掩之既而嘆曰今日我葬他人未  
知後日何人葬我嘆息而去命元帥府經歷譚震都  
事周巖督義兵築三江陟臺及各處海塘江浙省丞  
相達實帖木兒遣參政丑撒樞密院同僉金沙藍赤兒  
監院判朶來相繼統兵來赴援公命於蕭山縣駐札守  
禦山陰南池郁文景妻徐氏蔡彥謙妻楊氏同避難  
俱被敵軍所執驅迫以前二婦度不能脫乃共給軍人  
願取首飾衣服而後從軍人信之既還皆投井死敵  
軍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  
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尸或貫之以水銀面皆如生  
被斬戮污辱者尤甚

七

三月癸巳敵軍分兵增寨在西者移中堰黃家山絹山  
賴山在東者移胡家畧凌家山益以偪城帳前先鋒  
全進自諸暨陷敵軍中意怏怏思其家不得歸敵軍中  
王千戶者在揚州日嘗與進結爲兄弟遂護送進至城  
下進邀與俱入見公眾皆意其覘謀疑之公命萬戶楊  
士全待以飲食與縱觀城上及諸倉庫既畢請去公謂  
曰歸語汝將我爲大元臣子守大元城池毋以我諸暨

之失易視我今我城堅壁固兵食有餘又何患焉汝等若不蚤歸徒送死耳乃與銀碗一事官緞一疋命士全送出常禧門外而去

乙未御史大夫命元帥禿滿迭兒以帳前軍二百人弓箭手二十人赴軍前聽調 山陰項里徐本道妻潘氏年二十六嫁甫三月敵軍至殺其夫見潘姿色曳迫以行潘氏曰我行不辭但吾夫方死不忍暴棄遺骸願待焚化而去庶絕吾念否則有死而已敵軍從其言爲折民屋積而焚之烟焰正熾潘氏臨哭之投火而死 城

八

民傭保之徒數百人憤敵軍爲患致已失業詣軍前自陳請出城擊敵公不許 太尉張士誠遣元帥曹得義鍾九皋漕嘉興糧十萬石由黃家灣出海以達三江時迎恩以東五瑞等六門皆受敵惟昌安門無虞使命往來商旅出入舟車糧餉紛紜旁午爲一城咽喉之地萬戶費復初守備得宜察而不苛民甚便之

丁酉敵軍率眾攻稽山門鮑郎常禧門軍勢尤盛始交鋒社壇前我軍不利元帥顏得興中箭傷足總管錢保中火筒傷臂敵軍進據跨湖橋我軍退保土壘又退至

月城敵軍遂突而入我軍人馬辟易相顧失色城上觀者擾亂奔潰急趨而下居民爲之罷市上下大恐時公在戰船中叱諸將曰今日至此尙畏死耶乃自上馬執撫杖突入敵軍陣中叱之少卻總管倪昶尤全共翼公爲先鋒刀牌手分左右齊進元帥張子武萬戶劉得興率甲士繼之敵軍崩潰乘勝逐北至敵寨而還先是城內禁鳴鐘惟敵至則擊以聲徐疾知敵軍緩急然未嘗擊也是日民旣駭懼或又擊鐘公怒命止之戒後勿擊乃禁民登城觀望自後交鋒民皆不知

九

軍歸至府中卽出金帛閱諸軍士創傷輕重俘馘多寡各與頒賞莫不懽悅敵軍連日攻門我軍分番出戰多所俘獲敵軍皆豫寫占屋帖子藏身欲伺攻破之日貼占屋會稽義民萬戶仇廷舉與姪近忠圍結鄉民斫木爲鹿角置寨日鑄嶺內設強弩聚民守之敵軍至屢爲所傷後敵軍夾攻之遂破近忠遇害廷舉及妻子皆被執太尉遣元帥徐曷徐志堅統兵來赴援江浙

分省留志堅于杭

令萬戶趙世隆領兵來會俱屯錢清後以事亟志堅復領兵入城

己亥常禧門外交鋒罷御史大夫勉勵諸將各加賞資

又以繡緞增賞萬戶劉得興得興爲人勇悍能發二矢  
軍中號雙箭劉是日以單騎追敵軍至寨 時農作已  
興城外居民不得播植公深爲之慮乃令民于城內田  
預播種秧居民連日守城公慮妨其農業乃俾上戶五  
日中戶三日下戶壹日得更輪日相代軍丁老弱者免  
辛丑敵軍決蜀阜壩又折檜樹梗塞塘壩義兵爭之不  
果而去 元帥張士俊運米至軍前于三江口爲海賊  
劫奪江浙行省檢校官韓惟仁領所部義兵殺散海賊  
護送糧米入城分省平章嘉賞之以惟仁陞浙東宣慰

十

副使僉都元帥府事 御史大夫以倉糧及庫藏金帛  
助軍用

癸卯敵軍擁眾至迎恩門我軍對陣門外道狹而傍多  
水敵軍爲我軍所擠皆陷泥中弓弩齊發射傷甚眾敵  
軍裨將觀音奴馳突我軍千戶朱子明逆擊之觀音奴  
馬陷其坑萬戶朱之傑擒之以還乃胡大海義子也敵  
軍請以金銀馬匹來贖公不許至夜我軍逃歸者言敵  
軍明日蚤攻城公命勇士分伏排柵內

甲辰敵軍首將建大皂纛旂于亭山號召各寨兵皆出

約有萬人侵晨負載薪篠于城外填河接路東西連延不絕四圍並進運載竹梯鈎索至排柵內鼓勇馳突未幾猖獗特甚各門將士皆嚴陣拒戰千戶馬俊等以先鋒馳擊率壯士乘船沿河而進以火筒數十應時並發敵軍不能支退而復合矢石交馳搏擊之聲自夜達旦百戶陸勝目中中箭剜睛而出其鏃公陞爲千戶

乙巳黎明自迎恩門以東至五瑞門敵軍皆已布列陣勢公命分門拒敵親身巡督 公初在常禧門外用雙

刀入敵軍陣中敵軍以鈎鎗鈎公首鏜公揮刀斷之乃

十一

共圍逼公下馬持檣杓奮擊流矢亂至公傷其指總管馬飛萬戶江遇龍共迫敵軍擁公而還 敵將甯同僉

督攻稽山門出入陣中我軍驍騎直前衝之刺傷其馬甯同僉下馬走幾被我軍所擒爲彼眾舁扶上馬遂遁去 千戶李歹驢以戰船守塘路被箭傷脇入腹二寸

是夜敵軍以鈎索攻各門排柵甚急我軍馳擊之至

三更方止 是日遣元帥張子武還平江 指揮張憲

與萬戶趙世隆引兵出哨白塔等處憲在軍中不避艱險性鯁直公每委巡警督察之事

丁未御史大夫慶童率僚屬致祭于城隍廟祝詞曰尊  
主庇民職當修于臣子禦災捍患功必賴于神明惟神  
昔在隋唐屢專將帥敗元感拒李密勛庸共載于簡書  
降仁杲擊羅睺威武夙揚于行陣廟食越土爵錫王封  
國祀有常民心久戴乃者賊寇犯我東州四郊多壘而  
震驚二月圍城而未解尙賴行樞密院副呂通奉忠靖  
邦家身先士卒屢斬俘而克捷期殄滅以無遺彼眾尙  
多進攻未已卽日男妨耕植女廢蠶桑麥旣秀而踐蹂  
木方榮而斫伐永傷和氣實悖天常惟神施以威靈爲

三

我除其殘暴山祗川伯各揚赫赫之威風馬雷車來助  
堂堂之陣渠魁得獲醜類必殲城池永固於金湯土庶  
安居於衽席消清兇穢復致昇平尙副懇祈立垂昭鑒  
敵軍攻燒福巖決官塘二十餘處元帥徐曷自錢清  
引兵馳救驅擊敵軍遂於福巖駐札議築鮑姑堰

戊申大饗軍士敵軍掠會稽至柵執鄉人馮道一妻  
殺之其弟道二妻頗少敵軍謂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  
死婦曰吾願就死決不從汝敵軍怒喝令正立婦引頸  
受刃首墜于地將軍秦希仁于稽山門上置砲架于

是各門皆置砲架  
庚戌萬戶鄧思忠義兵千戶周均佑陳志端潘偉丁吉甫何元道俞信元俞元善率義兵三千餘人築鮑姑堰元帥徐曷躬親督工三日而畢思忠均佑以下賞勞有差時久雨水溢敵軍每出戰不利被傷歸發者相繼于道乃日往來城下伺我動靜其頭目軍卒多有逃降者公皆賞賜安慰之命戰船自東門出者入西門自西門出者入東門終日巡哨不絕遇夜遣人踰河斫排柵察守者勤怠次日賞罰

志

壬子江浙分省以猪五十羊五十牛二十酒千罌來勞軍是日敵軍督眾舉旗鳴鼓分隊而出將陣于郊忽暴雨大至委頓而返山會二縣排點坊里正役公聞之責曰鄉邑殘破已盡無可催科且敵軍之勢如此民命朝不保夕爾輩尙欲爲漁取計耶悉命放罷公見敵軍之勢未退慮城中食少每勸民節用謂食肉者宜易菜食飯者宜易粥又禁米不許出郭商賈貿易所得米令輸于官授以文券至杭給還自是米貨阜通無滯監造軍器萬戶戴本中千戶張世英以事得罪命分省

鎮撫所知事俞思齊代  
甲寅敵軍復決鮑姑堰元帥徐曷率民再築與元帥賈彪同擊敵軍彼將胡大海幾被所擒偶得河船二隻幸免時城外多水敵軍不得利其吳後小赭石阜諸壩被掘隨卽築之鮑姑堰當江湖衝嚙易決而難塞至是于壩傍札寨聚軍民水陸夾守之西門守帥華成往來巡哨尤謹于是自堰以東敵軍不敢至

丙辰敵軍攻半港廟水寨我軍並出當敵萬戶申智用以騎兵傍出腰截拒戰良久敵軍潰去百戶景旺被箭傷股鏃入骨鑿而出之太尉發金帛賞勞院判邁里古思舊日官屬有差復以米萬石濟城中貧民我軍燒毛家菴寨敵軍復再置

十四

戊午元帥劉宣數請擊敵軍公不許是日稽山門敵軍請戰劉宣復回請公許之宣部將施伯顏素驍勇督其眾以戰時敵軍已伏春波橋下兩軍交鋒佯敗伯顏追之敵軍分兩翼當前伏兵四起伯顏下馬步鬪手殺數人人力乏不能支遂陷被擒  
己未敵軍以得伯顏頗自矜誇揮眾復至直抵三橋將

窺城門我軍陣于橋南兵刃接而復分百戶商華以刀  
牌突陣奮擊殺一人敵軍奪其尸昇去公坐城樓上見  
而壯之賞錢五十緡元帥劉宣賞官段一疋時造軍器  
數多木炭始盡公命伐木于城中燒造又起竈燒煉石  
灰皆以路吏尹彥良掌之 山陰義兵千戶周均佑屢  
獲敵軍人馬以功陞萬戶其後復署爲常州判官 敵  
軍爲書射入城中諷公以同保富貴公得書笑而焚之  
四月癸亥總管焦德昭于稷山置水陸寨以遏敵軍衝  
突招撫居民前後燒毀倉塘等處六寨敵軍于東小江  
岸放決杜浦小金螻浦諸壩義兵隨卽築之

五

丙寅敵軍出諸寨兵沿河岸而陣漸逼越城見公坐戰  
船中輒謾罵飛矢雨注眾多怒欲擊之公方食令諸軍  
曰不俟命而輕進者斬久之敵軍以我軍怯少懈公乃  
舍舟乘馬持攡杈衝前陷陣總管岳宗陸源從公後敵  
將飛攡幾中公格去之以所持攡刺其馬胸盡刃馬  
倒彼將墮馬幾被公獲敵軍披靡 南臺通事伯顏不  
花善騎射以大夫命帥下怯雪丹阿日射城下傷敵軍  
甚眾是日怯雪丹阿出中箭貫目而死

己已敵將蚤晨遣水軍數十人至常禧門外潛伏官河中  
以稻草覆身分步兵翼而進公立馬跨湖橋上望見  
水面浮草公曰草下敢有伏兵乎命遊騎搜之果得水  
軍於是邀擊俘獲殆盡敵軍又攻稽山門馳突春波  
橋敵將蔡元帥鎧甲坐胡牀指揮其眾我軍以火箭射  
而仆之敵軍驚駭舁之還寨先是敵軍所恃者騎兵每  
出皆以爲先鋒我軍多掘坑坎布枯竹簽鐵蒺藜又置  
釘牌泥中人馬顛仆多爲我軍所獲自是騎兵少出矣  
丞相以至元鈔三千錠銀碗五十事官段五十疋來

六

勞軍 鄉民陷敵寨者多逃歸公命撫安之 郡人王  
冕字元章負氣偃蹇居九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兵入  
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  
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領見敵主於軍  
門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卽授以  
重任命赴軍前督眾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  
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宋史平命越魏對之果斷本

辛未常禧門外交戰敵將王老哥臨陣萬戶楊仕全策  
馬迎敵刺傷之王乃敵軍中勇將是日幾被我軍所獲

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遶門  
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公命  
元帥包玉總管倪昶等急攻之火筒砲石之聲晝夜不  
絕

壬申總管焦德昭自曹娥引兵至石堰與昶軍會合德  
昭謂其眾曰彼寨二日不破彼方得其志且不意我來  
宜示以不戰伺其懈而擊之乃分調萬戶吳元亮守彼  
寨北門千戶梁德成徐旺守南門德昭昶與萬戶張英  
申智用展興蔡旺守中門約巨螺吹動三路齊進敵軍

見我軍解甲休息果不爲意萬戶陳亦首出哨獲其二  
人兵勢四合自辰至午敵軍出戰不利張英率眾先進  
仆其排柵獲敵軍張元帥鎧甲及所乘馬諸軍鼓噪而  
入義兵千戶何元道邵文澤以鄉兵赴之焚其廬舍敵  
軍棄資糧奔凌家山寨擒獲者四人殺傷及溺死者甚  
眾元帥包玉萬戶徐鎮引兵邀截歸路獲馬七匹敵軍  
寨旣破公命部長率民拆其排柵凡十餘里  
乙亥敵軍至常禧門挑戰交鋒數合至晚解散公與總  
管倪昶等潛躡其後至中堰胡大海寨內重校大呼而

前敵軍惶怖不知所爲且近且卻士卒有踰垣而赴水者我軍縱擊之獲大將二人先鋒二人馬二匹而還萬戶何清中流矢傷目敵軍因石堰之敗人馬亡散甚多頗歸咎王冕由此疎之日督攻燒五瑞門夜則歸凌家山寨

戊寅敵將張彪自諸暨引兵攻蕭山守者不能禦敵軍焚燎烟焰障天潰卒逃民渡江者如蟻

庚辰分省發兵救蕭山公遣人會合三江守禦元帥韓惟仁領義兵亦至敵軍懼又于北幹山上望見漁浦海

六

舟三百餘艘集江上敵軍疑我軍大至遂收掠財物孳畜而去 公命韓惟仁招復人民整治官府萬戶呂成守漁浦團結義勇備禦甚嚴民始安業 敵軍于植利門外填河接路守將吳大有帥眾射之敵軍回射大有中頤千戶侯成急趨衛之敵以鎗刺成成回身發矢斃敵公壯之陞成萬戶 城外霖雨不止水滂泛溢敵寨溽暑鬱蒸疫癘大作敵軍首將祈禱禹廟南鎮不應乃毀其像仆窆石 元帥劉宣每日巡警城中體察奸細 壬午我軍擊敵軍禹廟下不利 會稽義兵千戶邵文

澤等守護鄉井有功臺省擢爲崑山判官敵軍旣失石堰猶欲窺昌安門乃于官塘填河抵西施山建板屋百餘間欲札寨山上義兵燒之不果而去水軍鎮撫張文中與兄彥初潛通敵軍爲內應事覺伏誅

戊子敵軍至稽山門交戰東郭門守帥曹顯引兵接應被箭貫右足分省右丞謝國璽自餘姚遣使軍前請率眾萬人入城應援總管焦德昭於曹娥迎接渡江公遣掾史龔瑾以糧二千石官段百疋勞軍命海舟送至杭

九

五月癸巳建德縣張典史子佛兒陷敵敵使飼馬至是以胡大海所乘馬來歸

丙申敵逼東郭門公坐戰船中命左右射之斃其一馬遂引去公復至稽山門督戰公每擒獲敵卒多不殺縱還戒曰謹勿再來再來將不汝貸後有再至者亦復縱之有三五縱者其人投誠拜伏蓋公在陣日久知敵情態敵人見公盛德亦畏服焉公以白金二百兩勞四

隅義民

戊戌敵軍集常禧門我軍相持久之遣先鋒接戰勝負

未決公與萬戶楊春戴德等以鐵騎遽衝之敵軍奔潰  
多溺水死獲元帥戈宗傑及馬三匹而還公嘆曰惜楊  
長不在此若在可得十馬也楊謂萬戶楊仕全是時病  
劇未愈遣掾史龔瑾元帥府經歷譚震至太尉府議  
軍務太尉以瑾爲本院都事初臺官之在婺也韓瑠楊  
迪從焉城陷瑠仕爲省掾史迪爲諮議其妻子皆在紹  
興瑠迪潛附書所親王友文等及囑攻城將士衛送妻  
子至婺書爲邏卒所得官執友文等公曰韓瑠楊迪不  
過爲妻子計耳非有他人孰無親戚此有何罪命焚  
其書而釋之敵軍復窺昌安門自西施山後築路至  
羅家莊莊距城僅一里餘萬戶費復初引兵擊之敵軍  
乃退癸卯敵軍祭旗謀大舉

子

甲辰敵軍編竹爲捲笆內施木拒推挽而至以之填河  
渡軍及爲竹牌板屋軟梯轆轤等具運載悉赴城下分  
門攻擊敵將胡僉院甯同僉等攻迎恩門指揮楊璟元  
帥黃保等攻常禧門謝院判何同僉等攻稽山門朱同  
僉曹總管等攻五瑞門四合並進我軍未及成列四門  
敵軍前鋒已擁入土壘挨牌櫛比而進月城下守者少

怯總管倪昶以甲士迎敵奮擊奪其揆牌八面左右二門並出犄角兵勢大振敵軍步騎相蹂躪墮濠隍中復起拒戰騎士呂天保馳衝敵陣馬躓被獲公與總管焦德昭等督諸軍並進各門守將率眾并力相拒矢石同發喊聲震地敵勢稍斂夜以板屋竹牌聯比布列架木爲柵庇身柵上去月城不數尺公戒城上人安卧無譁敵詭詈至三更不已我軍以火箭燒其竹牌板屋敵眾擾亂徹曉

乙巳天欲曙敵兵已陣城外矢如雨又以火箭火箭石砲鐵彈丸擊射入城中其鋒疾不可當我軍致力拒敵萬戶丁興祖率麾下兵獨當三橋兩中飛矢拒守不退居民連日作糜粥賫酒漿相率分門飲食軍士軍士益奮擒獲敵帥及人馬是日四門攻擊愈急公身先士卒巡視諸門一日往返至十餘次

丙午敵勢益熾皆致死欲登城 御史大夫慶童率官僚躬禱城隍祠及武安王廟我軍悉出土壘布陣接戰矢石交馳分合數四互有勝負午後暴風忽起飛石揚沙塵埃蔽面人馬不能正立敵將大旂俱折器械鋪舍

縱橫散亂白晝晦冥我軍乘勢擊之接刃於風塵中彼此不相辨敵以四舟編連爲一上積枯薪乘風縱火直趨城門步卒繼之公命海軍于河北岸鉤致其舟助以火箭頃刻焚燒而盡甲士循河鏖戰以拒敵我舟皆列河北風勢轉急一舟漂河南千戶郎成及戰士九人皆陷敵公怒與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共追敵眾過虹橋南悉燒其捲笆竹牌攻城之具盡被我軍所得獲載草船十餘艘常禧稽山玉瑞諸門敵眾皆驚亂遁逃歸寨聞風木之聲皆疑人馬奔走蹂躪死傷甚眾獲其元帥二

人

丁未敵軍收合餘眾復來逼城我師敗之是時連日交戰軍士夜不解甲排柵及城堞上流矢皆滿城外人望見城中常有紫雲覆護戊申敵眾復至苦戰不退我軍擒獲張元帥及士卒人馬凱歌而還敵旣連日不得休息屢合屢敗攻城器械悉被燒毀又死傷亡矢甚多勢甚窮迫欲引去恐我襲其後乃陰遣老弱疲疾者先歸已酉敵兵百餘騎步卒數千人至城下循城力戰數不

利至午首將胡僉院等自中堰燒其寨先遁指揮楊璟  
何同僉望見火熾亦遁同僉朱寶攻五瑞門遁獨後敵  
既離心號令不一前者既去後者不知或浙而未炊或  
炊而未食資裝器械悉皆委棄于是相怨相詈至于操  
戈相刃怒爭而去公督諸軍分兵驅戮乘勝逐北敵以  
步卒先行騎兵後殿總管倪昶錢寶等追敵騎將及驕  
顧謂曰汝不知兵耶追人不可追及昶曰好男子何用  
走爲騎曰今日好男子都被呂家做了我非畏死者汝  
毋偪我昶等遂還敵兵至何趙爲鄉民邀殺甚眾金

帛輜重皆奪之公坐城上見民皆出觀敵寨歎曰民苦  
兵三月餘矣因命敵寨財物縱民取之所掠民間婦女  
紛紜原野公命引入城聚大善寺給以衣食聽還完聚  
又遣官屬分詣鄉村招諭避兵人民復業畊種掩瘞屍  
骨之暴露者御史大夫慶童巡城賞勞各門將士  
先是城外牛畜苦敵軍抄掠入市屠買者多公命禁止  
軍士有獲敵寨牛者官給錢米易之令人收養至是分  
給鄉民耕種陞總管焦德昭爲將軍萬戶秦希仁劉  
得興丁興祖爲元帥以下將校驗功陞賞有差長洲

縣主簿蔣至道有才幹公命往來浙西提督糧運又于  
杭州製備軍器火藥供給無失至是辟爲掾史 初公  
命掾史葛榮總管諸暨敵軍奄至眾力屈不能敵請休  
兵榮不可軍潰被執送婺州敵軍屢欲殺榮眾將止之  
送至績溪榮脫繫冒險來歸公俾爲掾史如初 命簿  
尉司完城增堞高五尺浚濠河增濶十丈城上立窩舍  
置木甃以耆宿錢楠等董之鄉民邱岳孫唐元壽等建  
公生祠於卧龍山之西麓公諱珍字國寶安豐人系出  
故宋保栢之後爲人倜儻有大志偉貌多力沈毅英斷

西

臨敵應變從容不驚量事任人各當其才賞賚士卒無  
所靳惜招懷降附待以不疑故人樂爲之用將帥軍士  
或有異志輒先覺而處之無迹尤人所難也城守之日  
陷陣摧敵身先將校前後俘斬虜獲千數百人節次歸  
附者萬戶馬顯祖等數十餘人生擒元帥戈宗傑張元  
帥謝元帥等五十餘人馬三十餘匹散軍頭目奚畜數  
百人敵退之日論功推勞皆歸于下及報命太尉首以  
諸暨喪師請降已職太尉不許公曰紹興城池完固民  
心已附易于保全不足爲功但因諸暨失守故敵得至

城下今若不責珍罪敵必謂太尉幸紹興之僅存而置諸暨於不問矣非所以明綱紀正王法也故珍願就貶降以志不忘諸暨且使將士知珍得罪之故庶能用命可圖克復固請不已太尉從之自是但以僉院署職未幾御史大夫以功狀上經略使陞同知院事丞相示以便宜陞左丞公皆固辭及朝授本省參知政事與玉樽玉環之賜公乃拜命公於進退遵守禮法不以祿位爲意始至越未幾人民有以牛酒請勞軍者公不受曰院判邁公惠于此邦爾民賴之今我之來旣不能善政是修亦無德及于民而遽爲民費不可卻之公之以全城自任其大略已見於此况兼紀律之嚴調度之當恩威並用守禦有方故能內輯羣情外攘強敵而卒以成其功云

是書予所見有一本一爲杭州吳氏瓶花齋舊鈔不著撰人名氏卷首併佚其序中稱明兵爲大軍及太祖皇帝字今著錄 四庫者卽祖是本一爲明代越中槧本並武備志附古越書後題曰元徐勉之撰前有自序結銜爲鄉貢進士杭州路海甯州儒學教授中以明兵爲敵軍明祖爲敵主且間有寇賊之稱近時袖珍坊刻卽祖是本顧越中舊槧世不多見自明以來輾轉傳鈔致各家著錄姓名互異千頃堂書目但云張士誠幕客作山陰志則屬之山陰郭鈺惟王

三

士禎居易錄許尙質釀川集作徐勉之選考紹興府志至正十九年明將胡大海等攻紹興自二月至五月迄不得下而去海甯州教授徐勉之著保越錄紀其事云云與居易錄釀川集悉合則是書出勉之手無疑吾友李萼客郎中曩官都門從翰林院得吳玉墀進呈本錄副以歸暇日借閱因取坊刻對勘一過鈔本固多舛誤坊刻亦間有脫譌參互訂正後屬侍史繕一清本卽未能復元時舊觀亦庶幾成善本矣坊刻舊有眉批十餘條乃明人所爲詞旨淺俚無

所發明今並從刪削時將有星沙之行塵俗經心無一息暇尚爲此忙中閑事覆校既竟不覺自笑

同治丁卯清和上浣大興傅以禮節子氏識

錄中所載多有散見他書者如張正蒙暨妻韓氏女池奴越奴先後死難事載元史及山陰縣志郁文景妻徐氏蔡彥謙妻楊氏投井事載紹興府志及縣志惟縣志文景作景文徐本道暨妻潘氏抗節事載明元二史及府志惟以本道爲允讓其間名氏或小有異同而大致無誤至王冕事跡則各家之說不一核

毛

以此書又皆不甚脗合元張辰作冕傳稱歲己亥君方晝卧適外寇入君大呼我王元章也寇大驚素重其名輿至天章寺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而恣行虜掠亡無日矣果能爲義誰敢不服如爲不義誰則非敵我越秉義之國不可以犯吾甯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賊殺乎如不聽我速殺我我更不與若言也大帥再拜願受教君終不言明日疾遂不起數日而卒帥具棺殮葬于山陰蘭亭之側明宋濂撰傳則云皇帝取婺州將

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  
國朝朱彛尊撰傳則云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  
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  
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  
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  
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三說固參錯互異然如錄中  
所云軍前督眾治具決水事則皆無之勉之所紀似  
非實錄意者冕爲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  
因文致其辭未可知也朱氏傳後又曰元季多逸民

天

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  
嘗一日參軍事哉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  
焉其意蓋欲正宋傳之誣乃明史文苑傳仍以宋傳  
爲藍本何耶士生滄海間不幸有重名愛惡之口傳  
聞異辭如元章者何限要在秉筆者掩其失而著其  
善愛護矜惜之而已因校是錄慨然識之丁卯立秋  
節子長恩閣記

己巳春日從周季貺太守假得瓶花齋舊鈔其中訛  
奪與進呈本略同蓋兩本皆出吳氏也於此益徵明

槩之善因屬孫子九秀才覆勘一過據以是正者僅  
數字耳時子與季貺同官八閩子九則客季貺幕中  
云以禮又識

